

# 引入、异化与驾驭：基于推荐算法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风险与应对

黄世虎,王许诺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推荐算法以其强大的筛选和分发技术,深刻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实践,成为当下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研究的热点问题。推荐算法的设计逻辑、运行机理契合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理念和规律,这是推荐算法给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带来新思路的可能性所在。引入推荐算法可以优化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中心的叙事逻辑,推进双向互动式的叙事方法,发展多维立体化的叙事结构。但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中的新变量和风险催化剂,推荐算法在流量与资本的裹挟下逐渐异化,给思想政治教育的叙事者、叙事对象、叙事内容和叙事场域带来新的风险,具体表现为推荐算法通过“算法把关”“算法茧房”“算法泛滥”“算法圈层”弱化叙事者权威、影响叙事对象认知、加剧低质内容传播、削弱叙事场域影响。为此,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过程中必须主动驾驭推荐算法,通过批判与建构重塑叙事者权威,经过反思与提升打破叙事对象的“茧房”,注重规制与引导以净化叙事内容生态,利用发掘与“破壁”加强叙事场域文化建设,使推荐算法更好地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叙事。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推荐算法;算法异化;叙事风险

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是思想政治教育学交叉学科研究领域的热点议题。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为实现主流价值观念的传播,借助一定象征意义的符号,发挥价值教化作用的实践活动<sup>[1]</sup>。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主要包括叙事者、叙事对象、叙事内容、叙事方式等构成要素,它们之间的有机运行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实施过程。当前,学术界主要探究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内涵、方式转向及其在高校、网络等不同场域的实践样态。尽管有学者在相关论述中提及“算法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核心技术”<sup>[2]</sup>,但直接将“推荐算法”和“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联系起来考察的研究

成果较少,且在论及算法时,相关研究并没有严格区分算法与推荐算法内涵的不同。不可忽视的是,随着信息技术的更新迭代,特别是在众多新技术要素的强力介入下,推荐算法因其强大的筛选和分发技术深刻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发展,推荐算法引入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本研究认为,算法不等于推荐算法,前者是一种能够将输入数据转换为期望输出的计算机程序<sup>[3]</sup>,后者则是指借助算法对用户数据进行深度捕捉、智能学习、高效处理,进而精准生成用户画像、精确实现人与个性化资讯的高度匹配、实时推送的智能信息技术<sup>[4]</sup>。也就是说,推荐算法是以推荐为目的的

引用本文:黄世虎,王许诺.引入、异化与驾驭:基于推荐算法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风险与应对[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27(1):9-17.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JD013);河海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B220207030)

作者简介:黄世虎(1977—),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研究。E-mail:hsh88@hhu.edu.cn

算法,是算法的一种应用。将推荐算法引入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既为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使其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为此,本研究从推荐算法的设计理念、运作机理出发,系统探究推荐算法助力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若干可能性,全面研判推荐算法异化带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风险,从技术、文化、社会信任机制等角度提出驾驭推荐算法及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新策略。总之,合理引入推荐算法,并有效驾驭推荐算法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中的运用,不仅有助于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而且有利于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守正创新。

## 一、推荐算法引入: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新思路

思想政治教育叙事重点关注叙事内容能否被叙事对象接受以及接受程度的问题。推荐算法是拟合用户对内容满意度的一个函数,该函数需要输入3个维度的变量,用公式可表示为 $y=f(X_i, X_u, X_c)$ ,其中, $X_i$ 代表环境, $X_u$ 代表用户, $X_c$ 代表内容。由此可知,推荐算法的本质就是解决环境、用户和内容的匹配问题,这是推荐算法与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关联耦合的关键,也是推荐算法给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带来新思路的可能性所在。这种可能性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推荐算法的设计逻辑契合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以人为本”的理念,可以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叙事逻辑,推进双向互动式的叙事方法;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叙事通过借鉴推荐算法的多维立体化推荐模式,可在叙事结构层面实现新的创新和突破。

### 1. 优化以人为本的叙事逻辑

基于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着眼于“现实的人”及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是构筑于现实个人的物质生产及其利益关系之上的教育实践<sup>[5]</sup>。在这里,叙事以“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个“人”就是指叙事对象。推荐算法的一大机制或特征就是基于用户的推荐,在“用户建模-帮助推荐-生成内容”的逻辑框架中开展运作,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带来新的启示。

一方面,叙事前精准识别“现实的人”。在叙事之前,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者需要了解叙事对象的基本特征和思想状况,而推荐算法不仅能为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者直接整理好对象信息,还可在需要关注的方向和层次方面给出更多参考。如,推荐算法类软件会在新用户注册后就开始收集用户信息(用户的性别、年龄、感兴趣的主题和领域等),通过识别用户特征给其“贴标签”,由此确定最初的推荐内容。随着用户历史数据的增多与变化,推荐算法能够捕捉教育对象在网络空间中的各种行为轨迹,这就是“用户建模”,如果用户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为“历史文化”,其就会进入“历史文化”频道,这就是算法“帮助推荐”。借助推荐算法,除了能给叙事对象“精准画像”,叙事者还能为其“量身定制”叙事方案,并根据叙事对象不同层次的思想需求,以独特的叙事话语将内容有的放矢地传递给叙事对象。

另一方面,在叙事中关注人的“现实生活过程”。人的思想与现实生活有关,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生活场景的思想需求也可能是不同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者能够通过推荐算法捕捉到叙事对象在不同场景的心理期待。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的叙事内容就来源于人们的生活实践。对此,萨特指出:“一个人永远是讲故事者,他生活在自己的故事和别人的故事之中。”<sup>[6]</sup>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者可以利用推荐算法选取日常生活中的叙事文本,把握叙事对象的思想动态。如,人们将自己的生活琐事以笔记的形式分享到小红书APP,算法可以给蕴含相同价值观的叙事内容打上“标签”,然后再推荐给具有相同需求的叙事对象。同样地,叙事者可以借助推荐算法的运作机理,通过细化分析这些“内容标签”,精准勾勒个体需要图景,研判个体需要发展动态,从而掌握个体需要心理预期<sup>[7]</sup>。

### 2. 推进双向交互式的叙事方法

人类学家罗宾·邓巴认为,叙事“都会创造出一种群体感,是这种感觉把有着共同世界观的人编织到了同一个社会网络之中”<sup>[8]</sup>。这是由人的本质,即“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现实性决定的,这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倾向于

使用交互式的叙事方法,而当把推荐算法引入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后,则会进一步强化叙事的交互性。

对于叙事对象来说,借助推荐算法,其在叙事过程中的主动性、积极性能够得到充分发挥。这是因为推荐算法为用户打造的“私人定制”能够使叙事对象在内容接受方面高度自由且灵活,能够沉浸、体验和理解叙事内容。如,网络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本身就是非线性的互动,通过评论、转发等基本的用户反馈,在叙事者传递、叙事对象接受叙事内容的基础上,对象能对内容进行再理解和再创造,这是叙事者和叙事对象双向交互的初始阶段。随着推荐算法的介入,叙事对象在内容接受阶段可通过“输入变量”,选择“想知道”的范围和程度,在“交互式”叙事中通过积极正面的反馈,使得叙事更符合自己的思想需求,或通过“不感兴趣”的负面反馈以减少该类型叙事的推送。

对于叙事者来说,推荐算法可促使其更新叙事内容和叙事方式。推荐算法可以将叙事对象的浏览行为量化为停留时间、完播率、关注转化率等数据,叙事者可以从这些算法数据中实时监测叙事对象对叙事内容的反应,由此评估叙事效果。如,叙事者可根据叙事对象对相同篇幅不同内容的阅读速度、在某段内容停留的时长等数据,反思叙事主题是否恰当、语言表述是否通俗易懂等,从而发现自身在叙事中存在的问题并合理调整叙事内容和叙事语言。此外,叙事对象之间也存在着双向交互行为,推荐算法能够把拥有相同价值取向的人连接起来,叙事者可从这种社交关系中找到突破口,面向群体展开叙事并发挥集体教育的作用。

### 3. 发展多维立体化的叙事结构

推荐算法的筛选分类机制使得相关内容的推荐呈现出一种多维、立体化的趋势。如,用户在浏览内容 A 之后,算法就会推荐与 A 相似的 A<sub>1</sub>、A<sub>2</sub>,或 A 的意义影响、大众认知与评价等,这就是算法的相关性推荐。通过对推荐算法运行模式的洞悉和借鉴,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可在两方面发展自身的叙事结构:一是对同类主题内容开展多维度叙事,二是推动不同主题内容叙事的有机组合。

一方面,推荐算法的筛选机制可以使同类主题内容从多个维度展开叙事,从而帮助叙事对象从多维度感受主题内容。一般而言,传统的结构主义叙事多采用时间形式的思维方式,形成一种因果-线性的叙事结构。随着推荐算法在网络空间的广泛应用,独立板块的并列叙事开始成为用户普遍接受的一种叙事结构,有学者将其称之为“主题-并置叙事”,即把一系列子叙事统一在同一个主题中<sup>[9]</sup>。借助推荐算法,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可以在选取叙事内容方面考虑素材的同在性和共时性。如,在推荐算法类 APP 中以“爱国主义”为关键词检索,就会出现红色经典剧场表演、英烈纪念馆参观、青少年爱国主题汇演、红色纪录片推荐等。不论是图像形式还是文字形式,作为爱国主义叙事,这些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内容能够共同对叙事对象产生深刻影响。相对于以往的线性叙事来说,推荐算法形塑下的“并置叙事”更有助于架构和表现叙事主题,并从多维度启发叙事对象。

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还可赋予不同主题内容以“某种秩序”。推荐算法的分类机制为不同主题内容的有机组合提供了技术支持。由于网络信息量庞大,叙事对象不可能一次性接受所有内容,需要按照内容的某种特定属性或特征进行分类,这就是所谓的“垂类”。“垂类”可以让流量更精准,吸引的对象更集中统一。为此,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可以通过储备一批“垂类”内容,再在一级“垂类”相同的情况下由推荐算法打上“标签”,之后拓展二级“垂类”,以此来帮助理解并分类复杂的叙事内容,发现不同内容要素之间的联系和规律。此外,每个“垂类”都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规则,掌握的“垂类”知识越多,产出的内容就越优质。为此,通过整理归纳“垂类”的知识点,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可在不同内容要素之间建立联系,使得叙事逐渐呈现共时性、层次性和整体性。

## 二、推荐算法异化: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新风险

叙事离不开叙事者的表达和时代语境,推荐算法的广泛应用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成为推动思想政治教

育叙事的新变量,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推荐算法容易受到其背后资本和流量的影响而逐渐异化。虽然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但人也会被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所控制,因此,推荐算法的异化实则是人的异化。总的来说,推荐算法异化给思想政治教育的叙事者、叙事对象、叙事内容和叙事场域均带来了新的风险。

### 1. “算法把关”弱化叙事者权威

作为一种新兴的信息过滤范式,推荐算法在实现信息与人的精准适配的同时也在行使社会权力——推荐什么、怎么推荐都由算法来决定,这种权力的行使通过议程设置、迎合用户,打破了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占主导的权力运行模式,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者的权威。

其一,在对叙事资源的调控方面,推荐算法“掌权”削弱了叙事者的社会公信力。在传统大众媒介流行的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者多为官方媒体,且占据主导地位,叙事内容主要为PGC(专业生产内容)<sup>[10]</sup>,受众通过报纸、电视等渠道接受叙事。随着智媒时代的到来和推荐算法的普遍运用,传统主流媒体的中心化叙事地位被颠覆,尤其是在突发事件中,一些拥有相当数量粉丝的“意见领袖”在流量的助推下,可能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动员力与叙事影响力,与之相比,一旦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者的回应力、解释力和引领力不足,往往只能将叙事“舞台”让给算法。

其二,在对叙事对象的规训方面,推荐算法“祛魅”弱化了叙事者的价值引领力。算法推荐的过程也是价值观传播的过程,在算法平台中流动的各种多元、异质的信息要素,不断形塑着叙事对象的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本质决定了其在叙事过程中对一元和权威的强调,由于其叙事方式通常是宏大的,叙述语言通常是陈述性和祈使性的,导致主导价值观与算法推荐的多元价值观之间的博弈加剧,可能会呈现叙事者“去中心化”和对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解构主义倾向,破坏与分解形塑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思想中的价值体系。此外,经由推荐算法传播的每一个节点都可能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错误的叙事解读,多元价值观的不良影响可能会不断抵消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者的正面

影响。

其三,在叙事者自身的发展方面,对推荐算法的依赖可能会影响其主体性的发挥。推荐算法的一大特点是通过深度学习来生成内容,有些叙事者如果直接采用算法生成的内容,可能会遮蔽并弱化自身的叙事能力,其主体性将难以体现。也有一些叙事者通过分析算法数据寻找更容易“圈粉”的叙事内容,在过度“拉拢”叙事对象的过程中逐渐忽略了叙事本身的价值导向,这与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者所承担的使命任务是背道而驰的。

### 2. “算法茧房”影响叙事对象认知

叙事者通过推荐算法收集个体的网络行为数据,为个体精准画像,又在不断强化个体偏好、刺激个体获取感兴趣内容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算法的精准性,如此循环往复,叙事对象会不知不觉地沉浸在算法所塑造的“信息茧房”之中。

其一,推荐算法的过滤机制限制了叙事对象的认知范围。推荐算法热衷于实时捕捉受众的浏览轨迹,并通过内容的聚类分析推送受众青睐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对象在此种“过滤气泡”的作用下,对叙事内容的接受是不连贯的,特别是同质化叙事资源的泛滥在无形之中剥夺了叙事对象获得其他内容的权利,使其缺乏多样化、异质化的知识,并困于自身的认知“舒适区”。

其二,算法“洞穴”造成叙事对象单向度的认知方式。被困在“算法茧房”的人们,就像是柏拉图“洞穴喻”中的囚徒,在算法所形成的封闭空间内,受众不能“转头”,并自然而然地认为洞壁上的“影子”是唯一真实的事物。不能“转头”就是不能跳出推荐算法的逻辑,即使目前各大软件均在完善算法机制,但可提升的空间还是很大。如,微博首页虽然对某条博文标注有“不再推荐”的负面反馈,但还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和资本逻辑跃升等因素被重新推荐。“影子”就是在算法控制下的叙事对象所接受的叙事内容的有限组合,其会使个体求知精神和思想的发散性减弱,造成马尔库塞所述的“单向度的人和单向度的思想”。

其三,过度依赖推荐算法弱化叙事对象的

认知能力。推荐算法“智能”但不“万能”,叙事对象越不去辨别算法所推荐内容的逻辑关系,辨别能力就越差,长此以往,其可能将逐渐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叙事对象往往依靠推荐算法来决定“接下来读什么”,但也存在错误点击的情况,由于算法并不能得知对象是否“误触”,所以会继续推荐。叙事对象如果不能明晰自己需要从叙事中收获什么,往往就会迷失在算法“牢笼”。与此同时,基于相关性推荐叙事,算法并不会直接说明其是基于因果、包含、相关等何种逻辑展开推荐,如果叙事对象误把相关关系当作因果关系,就会出现认知偏差。

### 3. “算法泛滥”加剧低质内容传播

推荐算法更多的是被运用到叙事内容的筛选、分发、传播之中,其本身并不带有价值立场,但用户和流量“两端”的双重作用可能会加速低质叙事内容的传播并倒逼内容生产,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内容中形成不良生态。

其一,推荐算法规则侵蚀优质叙事内容的生存土壤。在流量和资本的操控下,具有思想深度的内容的生存空间可能被不断挤压。通过抓住用户情绪和心理,推荐算法得以不断推送迎合用户的信息,优先提供或重点推送具有特定来源或特定立场的内容,用户数据表现突出的内容将被推荐到更大的流量池,这会导致一些流行但低质的内容广泛传播。一旦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等充斥叙事空间,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者的主导价值观可能会被排斥,其叙事内容也可能被当作脱离现实的存在而遭人抵制,叙事活动难以有效开展。

其二,推荐算法的“热度加持”易造成内容生产的无序。算法会倒逼内容生产者去适应算法,从而导致叙事内容价值的失落。为吸引用户的点击,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内容生产主体会以算法的工作机制作为参考,在内容中以标签“#”的形式加入热门话题,使叙事内容更符合算法的判断标准,更易被推送给更多用户。审视这个过程可知,有些叙事者可能会把“推荐”当作目的,将“叙事”置之不理,一味迎合热度,忽略对叙事对象的引导,潜移默化地传播一些庸俗、低俗、媚俗的信息,导致整体叙事呈现趣味下沉和格调走低的现象<sup>[11]</sup>。当叙事内容

生产的准则不再受道德规范的约束而受制于算法机制时,思想政治教育者所叙述内容的价值性就会大大弱化,不可避免地造成内容导向和道德取向的“滑坡”。

其三,推荐算法“流量为王”加速“泛娱乐化”内容传播。正如波兹曼所说:“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sup>[12]</sup>思想政治教育的叙事内容大多采用陈述性、祈使性的语言,而多数推荐算法平台重在迎合受众的娱乐需求和猎奇的心理特点,由此易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出于内容生态和社会责任的考量,有些平台虽然会打压低俗内容、标题党,置顶、加权、强插重要新闻,降权低级别账号内容,但操作起来存在一定的技术难题。如,当过度娱乐化的低俗内容以隐晦、“打擦边球”的方式出现时,往往难以被传统的关键词过滤技术识别,从而破坏网络空间内清朗的内容生态。

### 4. “算法圈层”削弱叙事场域影响

场域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sup>[13]</sup>。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场域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叙事者、叙事对象、叙事方法及叙事环境等共同构成的关系网络。由于受到基于协同过滤的推荐算法的影响,存在于网络空间的叙事对象经常会对用户进行分类,并将相应内容推荐至同类用户,由此产生的非正式群体或“圈层结构”也会对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产生一定的阻碍。

其一,“圈层结构”的形成不利于从宏观上对叙事场域产生整体性的影响。现代社会中的个体习惯于在网络中寻求认同感和参与感,随着推荐算法的引入,加速了不同圈层成员的筛选与分类,人们很快能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圈子”,进一步地,圈层内的同质性又会限制该圈层的准入门槛。当横向向社交圈层内部逐步衍生层级化,出现诸如网红文化、直播文化等亚文化叙事的“领头羊”,在这一圈层活动的群体行为逐步向核心群体的行为靠拢。与此相对,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者可能会出现“我叙事对象的对象不是我的叙事对象”的难题,很难不经由“核心群体”而直接对一般群体产生作用,且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作用于大大小小不同的圈层,如果不根据该圈层的场域文化更换叙事风

格和语言而只是从整体上展开叙事,叙事就会流于形式,无法产生实际效果。

其二,圈层内叙事对象的价值极化容易在叙事场域内产生圈层隔阂。各个圈层拥有独特的价值观和价值偏好,其对叙事内容的接受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在推荐算法“同质聚合”的共振效应下,一旦有“入侵者”,就会被批评“没有眼色”,这在各大应用程序的评论区十分常见,以至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规劝话语也会被看作是不合群的,这种强烈的“排他性”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场域的作用范围十分有限。此外,有些青年群体在缺乏思想引导的情况下,可能会形成“自己即真理”的错误认知和虚假共识,产生言语偏激、恶意投诉等失范行为,引发圈群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加剧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困境。

其三,处于不断流变之中的圈层增加了叙事场域的不稳定性。由于推荐系统内采用的是层次化文本分类算法,对内容精细的划分和限定、算法的分流与迭代导致用户与内容的匹配千变万化,用户与用户的关系也处于动荡之中。如,即使基于相同爱好和观点集聚的圈层也是不稳定的,致使叙事只是在某段时间和某个场域对对象产生作用,一旦用户跳出此“圈”,进入彼“圈”,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场域也随之发生了变更。

### 三、驾驭推荐算法: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新策略

推荐算法是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中的新变量和风险催化剂,但更是驱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发展的技术手段。为此,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要趋利避害,通过批判与建构重塑叙事者权威,经过反思与提升打破叙事对象的“茧房”,注重规制与引导净化叙事内容生态,利用发掘与“破壁”加强叙事场域文化建设,主动驾驭推荐算法,使推荐算法更好地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叙事。

#### 1. 批判与建构:重塑叙事者权威

权威是权力和威望的有机统一,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者的权威既是其本身权力的体现,又包含着威望与影响力的建构。因此,在使用推荐算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过程中,叙事

者重塑权威可采取以下三方面的措施:

一是加强意识形态批判,提升叙事者的网络话语权。在现代开放、包容的媒体传播环境之下,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往往是多样态并存的,推荐算法的流量驱动机制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流动性,在这个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者可通过批判非主流意识形态、维持其所在空间的稳定与健康发展,彰显其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捍卫。一些具有较强热点捕捉能力、问题分析能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者,如党政干部、专家学者等要密切关注网络中的各种思想动态,敢于发声、敢于亮剑。这类叙事者群体的崛起可以在叙事对象的拥护下逐渐掌握舆论阵地的话语主导权,这也是推荐算法“同质效应”的正面体现。

二是建构多元叙事能力,扩大叙事者的思想引领力。权威既有外在强制性权威,也有内在认同性权威,其中的认同性权威来自叙事对象对叙事者所具有的知识体系和叙事能力的认可,为此,叙事者要不断提升其在网络世界的知识占比及在不同平台运用推荐算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能力。如,共青团中央在哔哩哔哩视频网站发布信息的故事性更强,以中长视频为主;在抖音平台则是结合特定的背景音乐和剪辑特效发布内容,以短视频为主;在微信公众号以图文结合的方式推送文章。此外,在信息传播梯度机制的作用下,信息会从主流媒体传递到非主流媒体,非主流媒体对官媒的叙事内容“二创”后经由推荐算法传播给更多的对象,为此,叙事者也要关照信息在非主流媒体的传播趋势,使自身影响力能辐射到各个传播节点。

三是建构个性符号资本,强化叙事者的社会影响力。在多元价值观盛行的网络空间里,叙事者要想重塑自身的叙事权威就必须积累“粉丝”群体,逐渐形成自己的个人符号,成长为叙事“自媒体”,即可塑造“个人名片”(如“思政园丁”等),通过打造自己的身份标签以使算法能更精准地将其推送给叙事对象。此外,叙事者还要在某一“垂类”做好做透,经由推荐算法辐射更多的叙事对象,以思政“IP”“大V”战胜亚文化群体中的“意见领袖”,在叙事对象中树立自身的威望,从而不断扩大思想

政治教育叙事者的社会影响力。

## 2. 反思与提升:破除叙事对象“茧房”

认识到推荐算法对人的认知的遮蔽,是叙事对象解蔽算法“假象”的前提。推荐算法衍生的“茧房”成为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成效的制约性因素,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对象要想在叙事过程中收获知识、解决思想困惑,就要从推荐算法所营造的“洞穴假象”中主动走出来。

一方面,借助算法“白盒化”,引导叙事对象反思推荐算法的本质。“白盒化”是针对算法“黑箱”来说的,指的是将推荐算法的运作逻辑展现给叙事对象,推荐算法转化为一个可视化的、可解释的过程。近年来,为了让更多用户力量加入推荐系统的优化,一些算法平台付出了不少努力:如“今日头条”在2018年初公开推荐算法原理、抖音在内容浏览页告知用户此条内容的推荐来源、微信推出“好友在看”等。为此,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者可借鉴平台经验,从用户的观看习惯和经验出发,解释推荐算法的运作机理,让叙事对象更好地认识到推荐算法的真相,反思其本质,即推荐算法归根到底是人造技术、是人类智能的对象化。与此同时,党政管理部门可强化算法平台管理,发挥叙事对象对推荐算法的监督作用。通过使叙事对象参与算法实践过程,不断强化其对推荐算法本质的认知,引导其主动增强辨别网络信息真实性、合理性、正当性的能力。

另一方面,强化“人工编辑”,引导叙事对象提升自我主体性。“人工编辑”就是对相应内容进行不同的层级评估和推荐,从而让用户普遍认可的优质内容更易被推送到信息流中。为此,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者可通过强化推荐算法的“人工编辑”功能,引导叙事对象提升自我主体性。具体来说:在认知范围方面,通过拓展推荐算法“内容差异池”,叙事对象在接受主题叙事之外也可以关注其他有价值的信息,从而摄入更多优质内容。在认知方式方面,叙事对象要不仅关注眼前的内容,还要对自己浏览内容的逻辑框架有所认识,能客观地分析叙事内容的横向、纵向关系,从总体上把握叙事主题。在认知能力方面,叙事对象在算法中要主动判断自己所浏览的推荐内容是否符合主导价值

观,如果不符合,要及时向叙事者和算法平台反映,并设置为“不感兴趣”内容,防止二次推荐。只有在客观反思推荐算法和超越目前认知局限的基础上,叙事对象才能“破茧成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接受主体和参与主体。

## 3. 规制与引导:净化叙事内容生态

资本驾驭下的算法挤压了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生存空间,也加速了低劣内容的传播与分发,阻碍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正向影响,为此,必须净化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内容生态。

一是增加人工权重,提升主流价值内容占比。从国家网信办正式启动网络生态治理专项行动之后,各大算法平台就开始构建净化平台内容生态的算法识别体系,建立了优劣流量控制体系,干预劣质流量分布,在内容供给、召回触发等方面提高优质流量占比<sup>[14]</sup>。但是,对于一些推荐算法无法分辨的价值内容,还需结合人工审核流程才能提升劣质内容的召回率。为此,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过程也要监测推荐算法的运行,使得算法中关于叙事内容分发的价值导向能趋于主流价值观,并与官方权威达成合意。

二是坚持宏大叙事与生活叙事相结合,重视内容生产的“有序”。推荐算法碎片化的特征会给主题鲜明、结构完整、思路清晰的宏大叙事带来隐蔽的冲击与解构,为此,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应以国家认同、价值关怀、生命体验为核心,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内涵,要将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和个人层面的生活叙事相结合,打造一批既符合主导价值又具生活气息的叙事精品,并通过推荐算法,使其成为“现象级”“爆款”,以此回应叙事对象的思想需求。

三是坚持政治性和娱乐性相统一,在网络算法平台营造“风朗气清”的内容生态。柏拉图从一开始就提醒我们:叙事负有传承文明的使命,不能“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sup>[15]</sup>。对于推荐算法所传播的“网络热梗”“娱乐段子”,既不能避而不谈、视而不见,也不能纯粹为了吸引对象的兴趣就滥用,而是要将正确的政治立场、观点和方法融于叙事,宣传带有正确政治价值观的叙事内容。此外,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要深刻剖析对象感兴趣的娱乐话题,寻找与思想

政治教育叙事对象“同频共振”的叙事资源,与其达成“语境共在”和“意义共享”。

#### 4. 发掘与“破壁”:建设叙事场域文化

推荐算法介入下的网络空间好似被分割成了一个圈格,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产生了“阻尼”,但即使是个体化再严重的公共空间也必然存在公共性元素,这就是文化共同体构建的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场域的文化建设只有先认识到处于“圈层壁垒”这一现实,才能寻找方法“破壁”。推荐算法的协同过滤将具有相同特点的人匹配到一个群体中,因此,面对不同的群体和个人,思想政治教育叙事需从共性切入,并利用文化和社会信任等作为重要手段。

一方面,利用推荐算法发掘网络空间内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叙事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算法圈层中的公共性要素,是唤醒叙事对象并使其产生认同感的“钥匙”。为此,要充分挖掘叙事资源中潜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事实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景和行为之中,如,人们经常在网络平台上分享“新中式穿搭”“古装剧服饰分析”“非遗制作体验”等,这些内容都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或其中的某部分元素。为此,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要有善于发现的眼光,能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评论、转发将这些被算法推荐的内容打上“标签”,使其更多地被推荐给叙事对象,以此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此外,还要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叙事题材,挖掘包括非遗文化工作者、自媒体创作者等在内的各行业领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先进事迹,如“江寻千打铁花”“逃出大英博物馆”等,利用算法将其传播开,以优秀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建构提供“事、境、情、理”<sup>[16]</sup>。总之,对共识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与传播是回应和解决推荐算法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价值极化”“圈层隔阂”的有效途径。

另一方面,以社会信任打破推荐算法构建的圈层壁垒。吉登斯把社会信任分为基本信任和一般信任,并认为习惯和习俗等文化是塑造基本信任和安全感的關鍵,而这种基本信任和

社会风险是相互交织的。在风险社会,人们在不同圈子里学习和了解到的规则是不稳定的、异质的,推荐算法带来的数字叙事风险正是风险社会的一大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基本信任受到挑战。但与此同时,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社会规则和价值观的内核是不变的,即便在利益分化且个性强化的今天,仍然存在一种普遍的信任,使得人们即使受到不同圈层文化的影响也会凝聚成整体。如,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任,这种基本信任能够消除群体中个人的存在性焦虑,获得存在安全感;如,人们在网络平台通过发弹幕、点赞和转发等行为表达对奥运会中国运动员的支持等。不论处于哪一领域的网络社区,人们对于爱国、友善等价值观的坚持体现了基本信任对破除算法塑造的“圈层壁垒”的关键作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者要充分认识到社会信任建构的重要性,善于运用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习惯、习俗等文化要素展开叙事,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凝聚社会共识、建构基本信任,并引导人们打破圈层壁垒及实现圈层突围。

#### 参考文献:

- [1] 涂刚鹏,段港回. 算法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转向与优化[J]. 思想教育研究,2023(7):37-42.
- [2] 宫长瑞,张乃亮.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生成逻辑、问题表征与路径优化[J]. 思想理论教育,2024(3):94-99.
- [3] ANGÈLE C. Algorithms in practice: comparing web journalism and criminal justice [J]. Big Data & Society, 2017,4(2):1-14.
- [4] 郑寿. 推荐算法时代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J].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7(5):163-169.
- [5] 钟启东. 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教育叙事[J]. 北京社会科学,2023(12):18-28.
- [6] 让·保罗·萨特. 恶心[M]. 桂裕芳,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69.
- [7] 赵本燕,王建新.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面向个体需要的多维审视[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6(2):70-78.
- [8] 罗宾·邓巴. 人类的演化[M]. 余彬,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276.
- [9] 龙迪勇. 试论作为空间叙事的主题-并置叙事



- [J]. 江西社会科学, 2010(7):24-40.
- [10] 李霞, 陈志勇. 智媒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新形态、现实困境及实践路径[J].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3):5-14.
- [11] 骆郁廷, 肖天乐. 算法推荐视域下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3(10):109-117.
- [12] 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M]. 章艳,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4.
- [13] 皮埃尔·布迪厄, 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 李康.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133-134.
- [14] 赵璐. 算法实践的社会建构——以某信息分发平台为例[J]. 社会学研究, 2022(4):23-44.
- [15] 傅修延. 人类是“叙事人”吗? ——何谓叙事、叙事何为与叙事学向何处去[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1):86-101.
- [16] 温小平, 何华珍. 社会记忆与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建构、挑战及优化[J]. 思想教育研究, 2021(8):64-69.

**Introduction, Alienation and Control: Narrative Risks and Respons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ased on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HUANG Shihu, WANG Xunuo (School of Marxism, Hoha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esign logic and operating mechanism of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s are in line with the narrative concepts and law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ch is the possibility for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s to bring new ideas to the narrativ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roducing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s can optimize the human centered narrative logic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omote two-way interactive narrative methods, and develop multidimensional narrative structures. However, as a new variable and risk catalyst in the narrativ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s are gradually alienat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raffic and capital, which also brings new risks to the narrators, narrative objects, narrative content, and narrative fiel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pecifically,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s weaken the authority of narrators, affect the cognition of narrative objects, intensify the dissemination of low-quality content, and weaken the influence of narrative fields through “algorithm gatekeeping” “algorithm cocoons” “algorithm flooding” and “algorithm circles”.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narrativ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ctively control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s, reshape the authority of narrators through criticism and construction, break through the “cocoon” of narrative objects through reflection and improvement, pay attention to regulation and guidance to purify the narrative content ecology, and strengthe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narrative field through excavation and breaking through walls, so that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s can better empower the narrativ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narrativ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algorithm alienation; narrative risk